惜抱軒九經說

惜抱軒九經說四

尚書說二

湯誓論

吾讀詩書而知桀罪之浮于紂也書之足信者微子牧誓及周召告成王所舉紂罪咈耇長棄親戚暱小人嗜酒聽婦言而已其暴虐斂怨于民則卿士羣小爲之蕩詩所言亦然非若桀躬爲虐使民謂時日曷喪欲與偕亡怨其君若是深也武王伐紂不滅殷國而封祿父而湯遂取桀邑而放桀湯之于桀非薄于武之于殷以夏民怨桀深于殷民之怨紂雖欲復存夏而不可得焉耳

始者契封之商在禹都陽翟之西夏經有窮寒浞澆之禍雖少康復立而畿內地失者蓋多故相土自商越禹都而東至帝邱及邢焉及湯西徙居亳逸書曰先見于西邑夏以帝邱商邱視亳爲西邑亳在河南偃師當故禹畿是以曰西邑夏由是言之商自相土已取夏王畿地惟所遷徙及其中葉有震且業相土之地倘焉未知夏復取之與抑據于他諸侯與然湯以七十里起卒奄有禹畿而居之夫陶唐有虞之國在河東逮夏中世而唐虞皆喪國逸書謂陶唐迺滅而亡是也及桀取都之而居安邑安邑非禹畿是時禹畿已悉歸湯而夏在故

畿之北如一侯國耳長發之詩先言湯受小球大球朝
諸侯之事而後敘伐昆吾夏桀蓋湯之為天子初不待
滅夏夏之存亡未嘗足為商盛衰也氏曰夏罪其如台
哉然而湯必割正夏者迫于夏民怨桀之甚而欲喪之
喪之非商以自為也桀居唐虞故都故湯與戰鳴條之野舜卒于鳴條鳴條即在安邑旁非東夷也孟子與上生遷之地連言之耳
天乙履名也湯字也武王號也商人未以諱事神故以
曰名子而蓋其文以別之湯之告天專稱曰履猶稱辛
受者專曰受也尚書于虞夏稱名堯舜禹未有字也商
有字則稱字或以湯為諡則不然矣伊尹曰我何以湯

之聘幣爲哉明非諡也太史公以武王爲湯自稱則非矣然當時實有此號故商頌稱之禮以漸而文商乃有字周乃有諡獨天下奉天子以美號虞夏商周初反有之而成王以後無焉放勳重華文命武王甯王其稱一也後世以上尊號爲佞僞故惡焉堯舜禹湯之世非有僞也益足以明盛德矣

盤庚遷殷說

始者盤庚都河之南或曰祖乙圮于耿而遷奄傳居之至于盤庚然而盤庚時河水爲患民用蕩析離居是以將徙都河北殷邑也在位之臣咸懷土不欲往以浮言

恐畏其衆衆亦不欲適乃籲言曰先王初宅此土惟重我民謂此土足避禍災劉殺今君不能胥匡民以生而乃卜度遷都遷都其如予何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以爲民謀亟遷其邦卒宅此土惟古人謀之其審今反不承于古顧自震蕩遷播猝離憂患天將舉斷民命是王之以危難與我民也王若能胥匡民居此新邑不遷今雖有災且將安定若顛木厥根不移卒生由蘖天將永我命于茲紹先王之大烈王奈何欲違先王所爲乎于是盤庚將斆于民先戒其在位無爲浮言于衆無相告以恐沈如是予則戮汝汝尚繼乃祖乃父君臣同其逸勤

庶有以安然後告戒其民曰古我先后罔惟民是承亦賴民保后同其憂慼君民相依一心濟于天災惟時盛降大虐于天先王不敢懷土視民所利則遷往今予亦擇汝所利俾汝壽康非比于罰乃有斷命惟從汝志所欲得今非遷不能安定厥邦天災之至非朕力所能濟汝不憂朕心之攸困而謂朕不胥匡民乃怨弗聽予甘自鞠苦天降災迫乃弗避若具舟乃弗濟涉瀕受死亡罔有後日汝乃無生若顛木安得復有由蘖乎謂能守先后之居其實不可處處之先后則怒棄予則降罪疾于予及汝衆惟遷去得所生生適所以從先后而善承

于古也朱子語類謂盤庚不知何故說得都無頭緒此由前儒之說誤以我王來以下即爲盤庚之詞不知此是民詞盤庚中一篇皆與此相應上篇但責有位者數從康恐沈于衆而已如此尋其文義更爲明了不致如朱子所疑

司馬子長謂盤庚自河北遷河南從先王之居亳至武乙乃去亳後儒多因其說余謂非是商人自湯居亳至仲丁遷去湯子孫未嘗再居亳也自盤庚遷殷至紂而亡盤庚子孫亦未嘗或遷去殷也盤庚始都地雖莫敢質言然必在河南而遷乃河北惟河北殷墟古則謂之殷河之南曷嘗有殷哉曰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人君能擇民所利與民政修而治成則復祖德矣豈必復成

湯故居乃爲復乎小民難與慮始從殷古未嘗都也雖其地卒可爲甯宇終商之世不復有再遷之事而民不知其善且利是以眾咸感也然而盤庚爲謀之臧且遠于其先王矣故商之都未有如盤庚遷殷之久者書序曰盤庚五遷將始宅殷世或因司馬之說易爲將治亳殷謬矣賴束皙以古文尚書辨證其失今反信僞孔傳而斥束皙之眞古文爲誤何其益謬邪楊子雲州箴曰盤庚北度牧野是宅子雲之言蓋或孔安國書傳說也未遷牧野之前商不得稱殷曰時殷降大虐者殷盛也首篇云新邑者祖乙所遷也民之辭也次篇所云新邑

者殷也盤庚辭也經師不之辨故說失之
盤庚遷殷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亳其證存於傳者蓋有
數四盤庚旣遷三傳其國至于弟子受之實爲武丁書
曰其在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楚史老謂殷武丁能
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此言舊勞于外
旣以德著至小乙崩乃入嗣位而居河內其自河徂亳
者免喪而祭湯廟猶周都鎬而祭于豐也設殷是時其
國都在亳則嗣位不得言入于河也若如僞古文以入
于河自河徂亳皆在未卽位之前則其德未著史老不
言能聳其德至于神明矣故知武丁之入于河爲入河

北而嗣位也元鳥祀武丁詩也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言武丁宅殷而興也曰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言殷之爲都幅幀三面距河此惟河內可以言之以言亳則無當矣鄭氏知其無當乃改讀河爲何以就武丁都河南之說不亦舛乎景殷邑名也詩曰景山殷邑山也里革曰紂踣于京京卽景也武丁既中興自是至紂皆同一都未遷也故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至紂之時猶存設經遷徙其風俗豈復如故都哉以是觀之殷本紀謂帝武乙始都河北必不然矣且貨殖傳謂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北周人都河南夫殷人屢

遷往來河之南北非獨河內也然而從其久者而言之則謂殷人都河內其猶可乎設必如本紀之言則殷之都河南者久而都河內者未久也是子長之說且自相畔也

甚矣蘇子由讀書之不詳也其論曰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周人之書委曲而繁重吾讀盤庚覺其委婉曲折辭無不盡有甚于周人焉夫隨風爲巽君子法之重巽以申命開諭懇蒙惟恐不詳未嘗敢以簡貴自高者三代之道然也軍旅之誓簡肅甘誓湯誓牧誓是也國中之誥詳盡盤庚及周諸誥是也何商周之有別哉其體

則然是以費誓直而簡秦誓曲而詳猶不遠于三代也古文亡而作僞者商書爲多無情之辭不能閎深殘文斷句苟成而已蘇子未能辨而謂爲簡潔明肅不亦疏乎

罔非天允典祀說

史記殷本紀載高宗肜日之文曰天旣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句毋禮于棄道太史公經說之意言天旣附物示命以正君德如雉雊之事而反曰天其奈我何則何怪天將大絕之乎嗚呼王嗣位當以民爲敬敬民所以敬天也罔非若是敬

者天乃繼續其命使有常年也暱者君所親苟君所親
而非賢則棄道之人也不禮於昰親暱棄道之人則必
禮賢以承天矣司讀嗣豐為禮古字通而因轉誤為豐
按世解以暱為禰廟甚為不辭依太史公解於承上降
年義甚明而辭理甚順必宜從之　廟祭以遠近為疏
數豐於禰則正是禮豈可以為非若牲牢鼎簋之數致
祭始終之儀天子之禮固有常矣必無獨豐於禰廟之
理且子專篤其情于禰而以為獲罪于天乎

微子說

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微子事最為明晣所謂父

師少師者殷樂官太師疵少師彊而其與微子語則箕子奴比干死之後之事也敘述問答既畢乃追敘箕子比干之事蓋微子目睹進諫之無益而反成君戮賢之過矣故載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下乃接前文曰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於是微子所處之道幾微無憾所以爲仁也至僞孔傳乃謂太師少師爲箕子比干是二子未諫之先料其君以不聽又勸微子之去而微子遽從之是則見雖明而情則果矣孔子何以謂之三仁哉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言人臣所以忠諫者自爲安靖國家自善其道以對先王而已

不可諫而不諫亦所以自獻於先王也太史公釋其義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疵彊與微子皆去即人自善之道然微子有國可歸故曰出不可謂之遯疵彊非宗室非有國大臣去位謂之遯而已故曰我不顧於此行亦遯去此自疵彊之事於箕比何以言哉且箕比微子兄弟也古人呼弟必名呼兄或爵安得謂之王子若如呂氏春秋說箕比爲微子之從父愈當呼名也惟疵彊乃宜稱王子矣此尤非箕比之明徵也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此據公羊之經左氏經作築郿水經注京

相播云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蓋紂時微子封國於此及武王時猶居之故周人亦稱之曰微子也其後遷其國於宋而以微益魯周公封於魯本百里及成王時益之至方四百里此亦其一微也然微子死不葬其宋國內而葬于魯境內以從故封殆微子遺命以奉其先王命之志與

微子紂叔父非紂庶兄也蓋史記因呂氏春秋之說以爲紂兄呂氏雜採小說家言固不足信也孟子以紂爲微子兄之子者誠得其眞矣紂故無兄弟牧誓言播棄王父母弟不廸苟有庶兄播棄不廸其罪不甚于王父

母弟乎而武王乃不言之乎吾以是知惟孟子之言信
也當紂之時微子受國于微逮紂之亡其同姓亦皆以
無道翦滅若奄之類是也惟微子賢見重于天下雖周
人亦必存之微子出而反國則殷宗猶有賴以存微子
不出而死則殷終于不祀矣箕子比干或未有國者與
或所居位勢必不可出者與當時商之舊國可冀以存
宗廟者微子而已故曰我舊云刻子云如昏姻孔云之
云猶言衛也刻者期刻之謂商舊環衛諸侯舍微子無
可期望者矣微子既居其國武王滅紂而微子君其國
不改及滅武庚乃遷而大之于宋吾謂微子所以爲仁

而無愆于義者如此茍其抱祭器而奔周及武王滅商而面縛銜璧是父師所不忍爲臣僕者而微子甘爲之也是殆非仁者事而好事者爲之也嗟乎商周之事遠矣傳微子者周人之言尚舛謬不可信況後世乎余取孔孟之言決微子而微子之實乃見

左氏傳載陽虎之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作僞古文微子之命者遂取以入武王之辭此大誤也易爻辭言帝乙者湯也陽虎承而論之言湯後武庚旣亡微子承祀存爲大宗即湯之元子矣以義稱之不可以此元子當適長子之常解也且即如呂氏春秋史記之說以

微子爲小乙之庶長而武王稱之曰殷王元子斯不亦亂適庶之分而失辭乎杜元凱誤解帝乙爲小乙作僞古文者頗熟於左傳杜註玆乃更爲其所誤耳

惜抱軒九經說五

尙書說三

太誓牧誓說

告天下者曰太誓告一方者第曰誓伐紂雖以諸侯從然戰但用西土之人耳故須重誓而太誓之辭則更簡史記所載是也明乎此而今僞太誓三篇不待辯而可斥矣

文王稱王說

天子者爵也爵則古今之尊同帝王者號也號則以時尊王自周以前非天子號也猶曰君焉耳文王稱王無

疑也日闢國百里三分天下有二諸侯皆奉之爲君矣然而不謂之僭何也古者人有十等遞相君臣未嘗爲僭文王服事殷而諸侯事文王何僭之有文王之爲王任六州之貢受四方之難不敢委謝是以日昃不遑豈榮之哉太史公曰周武王爲天子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周以王爲天子號故徐偃王吳楚不謂之僭不可也夏商以帝爲天子號故湯文王未爲天子皆稱王不可謂之僭也文王沒而臣子加之號曰文亦非定制也定制爲諡自周公始于是有追王之禮王之稱于是嚴而不可干後世乃執周公之法而疑文王之事豈非過哉商

頌曰帝立子生商元王桓撥易曰王用享于帝太子晉曰黎庶之王此商周以前所稱帝與王未嘗不異其名實者也箕子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曰天王文王稱王則有之矣曰天王爲天下王則未也

洛書九疇說

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其言寶其眞者謂圖書實有物存顧命陳之東序者是也非第言聖人知天之道若天有以啟之之謂也歆爲人雖不合

道而所學問自有本原非崇讖緯者近世學者喜排宋儒疑邵子易圖因謂箕子言錫禹九疇未嘗言出于雒書歆言本緯書不足信孔子曰多聞闕疑圖書之理微矣非吾所能知闕疑不言可也而譏及邵朱不亦甚乎吾觀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豈非九疇洛書之謂哉莊子言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及春秋經世之志語皆朱子所稱而九洛之事又足以證明劉歆之說之必有傳也故曰莊子之學其初自孔氏之徒出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說

王則尊矣卿士庶尹則卑矣彌尊者彌少彌卑者彌衆尊者失德而卑者必及矣未有表曲而景直者也雖然其及也必以漸王失德于上而卿士非皆不肖也則一歲之內庶徵蓋有失者矣至于卿士舉非其人則每月庶徵必有失者矣自甲至癸日日遠至政愈亂賢才愈亡小人愈進師尹舉無君子則十日之內庶徵必有失者矣失者疏則天災亦疏失者密則天災亦密故省之以知治亂淸濁之甚不也

管叔監殷說

聖人命諸侯以成天下之治未有疑而用之者也苟疑

而多爲之防失天子以誠信待人之理而卒可以禁姦
備亂聖人猶且弗爲而況必不得也天下之變不可勝
防也人之智慮必有所不及多爲之術而示民以疑是
啟亂而已武王勝殷而封武庚誠疑武庚耶則不封之
爲君可也使君之而又疑之令管蔡雜居于其國中是
相猜而不能一日以安且武庚爲君而管蔡爲臣一旦
武庚爲變管蔡從之則不義不從則身死二者無一可
是武王周公遺之以危也然而曰管叔監殷者何也武
王旣有天下周公封于魯康叔封于衛管蔡亦封于殷
之故地其封一也旣居殷地其民故殷民也周謂諸侯

君其民曰監故曰監殷非監制武庚之謂也梓材曰王
啟監言天下之諸侯也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言畿內諸侯也周制親賢並建武庚爲殷侯存商祀也
管蔡爲侯甯貴之也是謂三監夫豈疑其爲亂哉故大
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明管蔡之爲邦君也管蔡既
誅乃併三國之地以與衛其始固與武庚各爲國焉爾
周之侯專制秦法乃令御史監郡衰世法也漢儒作王
制者習聞秦制又附天子賜命諸侯上卿之說及武庚
監殷之事乃云天子命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
國三人夫命爲方伯非賢莫可授也授其賢而疑其心

使王朝之臣以監之何其示天下之小與此眞漢儒之謬說也作僞古文尚書者又出王制之後用鄭康成之說遂于管蔡之外益以霍叔嗟乎管蔡畔而霍叔未與也僞古文者附王制之辭援鄭氏之解遽以爲經而霍叔遂眞爲畔黨矣

漢地理志周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吾謂此言三監是也然武王勝殷以其地置國實不止三三監之名以成王時畔國而後有之武王時無是也逸周書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

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此雖有監殷臣之言而未嘗云三監其曰建則必封建爲侯非殷鄉士可知矣獨其管叔曰于東蔡霍曰于殷則語意似蔡霍眞在殷國者吾謂非也此三國皆殷故地爲作雒者未審知蔡霍故都所居故云于殷耳逸周書非西周史臣之紀多雜家小說之言其載故不能必詳實也鄭氏注書序三監及淮夷畔于是遽違漢書地理志之說不數武庚而入霍叔此鄭之謬耳夫王畿千里以方百里裁之則殷地可置百侯雖不必遽然然置侯固不止三其畔者三耳安得以作雒建霍與蔡同而謂必同其畔哉

金縢說

武王崩而管蔡與武庚畔又流言以閒周公然是時管蔡在殷造爲流言者也其流言于國者非獨管蔡罪也文王之子多矣其賢者或能知周公其不肖者皆助之流言者也周公以爲畔者得罪于先王甚巨不得不誅其流言之羣弟但欲害已而已不足以易兄弟之歡舜不罪象周公不罪羣弟其道一也然周公旣誅管蔡矣使成王復疑忌周公諸弟或搆其閒因端造亂其罪遂著雖欲終全兄弟之好能乎故作鴟鴞曰無毀爾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葢欲有以保吾羣弟也玆可以知

聖人之心矣當殷之畔也天下蓋咸震矣周公居東非日與之角逐以爭一旦之命也陳兵于要害而招懷攜貳接之以禮故其詩曰袞衣繡裳赤舄几几及諸侯咸懷而畔者不能以孤立是以取之不難也管蔡畔而周公誅之成王非有疑也其徵疑者固以羣弟在國者之言耳周公既定管蔡而歸挾震主之威而四國之心咸附成王豈能無惕惕哉故天動威以章周公之德必于是時也經師以居東爲退避居東者非也當殷之畔其勢方張使周師不出二年則武庚勢成不可得而誅矣霍光曰天下詾詾不安光當受難而況于周公而可云

避乎周公是時攝天子政其東征固不必受命于孺子然成王雖幼未達公心亦何至以管蔡之畔爲是哉周公亦烏取乎避之墨子曰古者周公旦非管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人皆謂之狂有援是以爲避居東之證者竊按既云居于商必是武庚既滅之後若其未滅商豈公所可居者滅武庚之後公不即反少留以謝遠三公之權然又義不容以終謝是以爲跋胡疐尾時也然則云避于伐殷後則可避于前則不可

惟爾三王說

書蔡傳以周公冊祝稱三王爲爾如人子膝下之辭然乎曰非也此史祝辭之常體也雖天神地祇亦如是爾古人質相呼以名相稱以爾汝後世乃以爲賤簡不可施諸所尊敬惟巫史之告鬼神循乎古而不易且惟巫

史之體旣然則廟中得託其稱詩曰莫非爾極爾稷也
寶爲爾公允師爾武王也而非人子于父母之常禮也

大誥說

武王崩武庚畔多方應之天下蓋謂殷且復興周之庶邦君庶士御事皆賢者武王所與定天下也然而皆以殷勢方張疑不可伐也使周公用其言則是文王武王之業旣成而復隳天下之民旣及于仁政而又轉之于暴虐周公爲臣子忠孝不終不能卒成先王之德而傷先王之心使周公東征不幸勢衰力敝不足以定禍亂而身危殆于兵旅周公猶且甘之以謂義之不可以已

也故設爲王辭而所述則公志曰遺大投艱于朕身曰不卬自恤曰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周公固以身當其難矣雖然公聖人也聖人則知天天以道予文武文武沒斯道在周公維天予公斯道豈忍不使以有爲天既使公父子相繼治安斯民豈中道而舍之而滋殷之亂畧天必不然周公東征知其足以必勝武庚也然以斯盡諭于眾則不能故反覆于卜筮假以爲說然又曰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天命不易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卽不卬自恤之心也忠之盛也若夫周公之知天猶之孔子曰天之未喪

尃文臣人其如予何此非第忠之盛也雖武侯不足以語于此矣

康誥說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非一時辭也武王既克殷封建母弟周公于魯管蔡霍叔畢封康叔封于康康地在陽翟東北爲之命書曰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是爲康誥矣是時武王以蘇忿生爲司寇康叔以康侯兼小司寇故又命之曰封敬明乃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此周禮小司寇之職也其後周公作洛邑而朝諸侯武庚既誅分其地以封衞乃作酒誥戒沬邦又告康叔

往衞為邦君之事乃宏大誥治王若曰明大命于沬邦始者其文蓋相次此與康誥非一時辭也康叔自康封衞在昔武王所命以小司寇之事成王不敢易焉而歸其職于衞史氏肅是屬三書而次之為一故祝鮀曰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叔虞封于唐曰命以唐誥使作誥以封衞宜曰衞誥然則曰康誥者非封衞時作而史屬之也史又恐讀者有不審于酒誥上著之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沬邦則其前康誥為武王辭明矣偽為古文者始刪其文為王若曰然後與康誥無別也且夫武王兄也故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者始也言始命侯吾

弟于康也當武王初定伊洛所謂新邦用輕典也誥告以愼罰而卒歸于無作怨及成王于沬邦所謂亂邦用重典也則執拘羣飲歸于周予其殺其義與時之不同如此宋儒者知小子寡兄之辭非成王所得言遂謂武王已封衞則不然武庚未誅武父圉田之土不可得而封畛以與弟也若康誥以命衞侯而終篇無一語及衞國豈其理哉或曰康誥苟非封殷墟時作而其辭曰殷先哲王商耇成人應保殷民以殷民世享何謂也曰康亦殷地也邦畿千里武王雖封武庚豈與之方千里哉康蓋殷畿內之故國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易

之繫辭有此猶王用享于岐山高宗伐鬼方之例也武王取以封弟而氏之康天子胙土而命之氏不易康侯既封衛而猶爲康叔子曰康伯微子既封宋而猶爲微氏故微子子曰微仲古今人表以仲爲啟子及再易世然後氏宋衛也康叔始爲小司寇及周公陳立政之時蘇公蘇始以衛侯爲司寇矣

庶邦庶士說

庶邦者諸侯也文王爲諸侯伯故誥毖之康叔之在衛亦方伯也故未言侯甸男邦采衛猶文王之誥毖庶邦也庶士者謂卿士百官之長統少正御事者也未言圻

殳農殳宏殳者猶文王之誥庶士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說

言民既以紂之失德爲傷矣然民之行乃自循紂之失亦惟荒腆於酒不自休息敢助武庚爲畔而不以死爲畏也蓋武庚作亂之時必有如欒盈入晉觴曲沃人因其衆醉而要結之之事殷衆遂許之爲死黨商邑者紂有天下時之稱也殷國者武庚爲殷侯時之稱也言殷民久習酗飲於紂在時故後於羣飲之日感慨厥心憤然疾很遂從武庚爲亂甘心就死以致殷國之滅亡推其所以致此者辜在商邑久矣其後文厥或告曰羣飲

正指如是以酒聚衆作亂者故盡執拘於周而殺之也其第不免耽飲者則勿庸殺之姑惟教之然教之不從則亦誅誠恐其以飲燕之小惡而卒成畔逆之大罪也酒誥一篇辭義本末所重在此說者率未達其旨以荒腆于酒以下仍爲斥紂之失則于文爲緐複而于當時情事亦不切矣十一卷說鴟鴞處畧同此說

余既爲是說後見朱子語類八

梓材說

成王之告康叔以爲邦君之任誠重矣苟非身盡其職何以俾其臣下效法而不敢懈哉君能敬勞臣始敬勞君苟不以政事爲勤姦宄殺人歷人宥者皆得宥縱則臣

下亦肆爲宥縱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倘足以爲國乎故
身不吝不端而法不容不愼也於是康叔乃復曰王之
啟國命監將使治民無戕虐敬寡屬婦而容畜之豈徒
區區法令而足以爲治哉且必王先自能仁民而時憂
其易以養恬之而後邦君御事效焉自古王皆若茲能
若茲矣則監國者不必刑辟人而國已治矣若稽田王
則敷菑而臣勤修爲疆畎若作室必王爲垣墉作梓材
必王勤樸斲先之勞之爲政之要也康叔乃又言王當
如先王之用明德以懷諸侯以德和懌先後迷民豈恃
有邦君之以臣達王而已弗事事哉康叔之意蓋略與

虞書之末禹臯陶承舜言而進戒之旨相近彼能以是戒成王則亦賢矣故毋弟之中以次周公也史臣以一時相詔戒辭次于篇以爲有脫簡誤入者非也

多士說

昔武庚既誅而墟殷周既作洛邑乃遷殷士其時殷士于商失天下之痛猶未若滅殷國而爲墟之痛也故周告以天命于殷既終非周亡殷周未嘗欲害殷猶予殷侯故國不爾動爾乃自爾邑爲亂何哉毋乃天意卽于殷大戾必欲其國之爲墟乎故若是其不正乎不斥武庚之罪而曰天卽大戾所以慰其臣子也殷既不可使

其故臣以居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奉德不康甯必墟殷也亦天命也又非遷女遂盡戮之有後命也昔殷革夏命不復以安邑予夏子孫爾所知也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以移于洛周公之辭至是益溫矣昔武王來自奄降命四國告以違命者必誅王者以國為體故周公為成王稱武王之事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所謂敎告之至再至三亦此命也今武庚為亂不得不明致天罰多方所謂不用我降爾命其大罰殛之也此罔予之不得已者若移爾臣事我多遜予豈忍盡殺之哉惟再申昔降四國之命而已今洛邑既成爾

能臣我多遜則尚有爾土尚甯幹止若爾終犯予命則予必致天罰不可赦矣昔殷邦畿千里河南洛陽固殷畿也故周稱其入曰庶殷召誥之稱攻位者庶殷非多士也其時沬土之士未遷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雖遷豈遽役之哉且武庚之畔從之者商故家大族非庶民當受役者也庶民蓋不從畔故第以酒誥誥而不遷士之懷商也深故從畔以及于遷而多士作于是也

尚書說四

君奭說

君奭之書程子以爲周公留召公而作者其說無以易矣謂周公以是自明者乃漢以來儒者所見之陋古書序初無是意也古者人臣七十致仕逮其年而弗去殆無恥于貪寵位而嗜利祿者矣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當其時召公之年固及可以去之年也然而老而致仕者士大夫之常節也社稷之臣身繫天下之重不可引常節以自居隘也夫召公豈不達斯義哉召公謂國有周公

矣治天下安國家翊成王周公當之矣而吾以當去之年復尸此位殆有謬于義者是以悵然不悅于居職也周公曰今天下粗定其治未成將永孚于休將終出于不祥皆未可知非君可釋然安逸時也昔商自成湯得伊尹累世有舊臣佐君天使之壽考平治格天保乂有殷殷是以久安君子之壽非徒壽而已而自逸焉可乎哉文王時舊臣輔成文王之德號叔之倫凡五人焉逮武王時喪其一而有四人逮今四人喪盡今在予小子旦若濟大川同往操舟惟汝奭而已予小子同心今未有在位者已在位諸賢誕無有以我之責收任于其躬

者蓋奉令承教供職爲具臣則有矣當天下社稷之責非所及也如君之耇造而又引身而去德隱而不降尚何望焉夫周公聖相也而成王蓋嘗疑之當金縢之變成王雖因風雷之異而悔迎周公然亦必召公平日有以啟導成王解釋周公忠藎之言豫動之之力也周召或外治事或內導君是以成成周之治襄我二人舍其一焉是去周之一臂也然則君德何必不復衰而天下何必不復亂乎易曰勿憂宜日中能持日中者大聖人之道也周公于百職事無足引者獨引召公召公既留于德益廣而天下益治使不聞周公之言雖功成名遂

身退亦賢者事乎然而道則小矣
文王卽位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皆周之舊臣也周公意在留召公久居位以輔君故舉文王之臣五人獨取其久在職者舉文武之佐不言太公猶舉武丁之佐不言傳說皆以其非舊且久也
召公周之宗族周公之父兄也故周公自稱小子非泛爲謙辭也周公事成王躹躹如畏聖人敬君如此世乃謂小子同未在位爲斥成王君周公目無成王焉者是非徒文辭之失而于理悖矣
作君奭時四方大定獨商奄居東尚未有從化者多方

所以作也丕冒海隅出日義在于此非第言周居西土海隅出日相去較遠而已

惟時二人弗戡言二人尚慮其少不足以迪天休而况又去其一耶

多方說

誅武庚遷殷民而作多士踐奄遷其君歸而作多方以是知奄亦殷同姓也故曰商奄孟子曰誅紂伐奄非滅國五十之倫而殷之倫也武庚畔而誅奄同氣一體之國能自安乎是以卒致成王之討伐然而是時商之遺民當益反側不安故誥之曰爾尚不忌于凶德言必不

以畔者相累也且其曰商後王逸厥逸者固謂紂矣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商之子孫非紂之同姓邪是奄之謂也又曰天惟求爾多方則謂異姓也同異姓皆無其人而天命率歸于周此可以人力爭乎苟爾能順天命臣我矣固不憂我之猜于女也當時武庚首惡故誅之若奄君雖畔遷于蒲姑焉爾豈非周之盛德耶始遷洛者妹土之多士也成王伐奄而返並遷諸侯之臣從畔者于洛故多方兼告之曰告爾四國多方者今之遷者也曰惟爾殷侯尹民者昔已遷者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以下爲殷侯尹民已遷者言也其時已

安居矣故勗之爲德勸以迪簡以啟其志王曰嗚呼多
士以下爲四國多方士言也尚未安居懼其不勸忱我
命故必以採天之罰警之或曰盤庚自奄遷

表臣百司太史尹伯者任人也文王以諸侯立三卿其
職以道德輔導言之則爲準人其治國事則爲常任其
外統鄉遂則亦有常伯之事焉是必以大賢居之非第
吉士而已故公舉其職于庶常吉士之外言人稱其官
焉爾夷微盧者文王之附庸也烝者君也三亳版者文
王時日闢國百里地東及三亳南及商版之塞命闞尹

以守邊微此言文王國中既治而遠者亦無不得人而治也凡文王官人使玆常事司牧人克俊有德矣則垂拱委任而不敢侵其職焉逮于武王遵法勿替而已夫衰世之君其所用爲公卿三宅皆憸壬不肖者耳于綴衣虎賁之屬固無責耳矣若夫賢君治世于三宅大者能求得人苟于暬御左右知恤不及而憸人得匿其中則終有沮忠正而損君德者矣非可以保成立政也人君內治衰亂國空而無賢固無暇以及遠畧矣若夫內政粗立推之不足及遠而怠逸乘焉則君德不光而廣覆之量隘矣故言文王立政必及于微盧三亳之閼而

繼世嗣統苟不思詰戎兵陟禹迹亦烏足稱文孫之善繼迹而克立政用賢之大業哉夫桀紂不可不戒也然愈于桀紂亦胡足云責難于君謂之恭聖人之言本末鉅細終始之義備非以偏義裁也是故立政在于宅賢非賢在位雖有善法不行也雖然中主在位執政任事之臣無大賢而能奉舊法則其國猶安司寇蘇公不可復得而獄式掌之太史人與法相維而治益長周公之慮遠矣

三宅之義但言立政設官有此三事爾實則先王建官多有一官而兼數職者不可畫然取百職而盡分之也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言天下與公卿祖識地德太史糾虔天刑此是準人事師尹惟旅旅者陳也陳奏政事此爲常任之事牧相宣序民事即立政之牧也孟子云官守者常伯常任也言貢者準人也古人或分或合各從所言之耳以言輔成君德則準人爲要以言立政則常伯常任爲切周公所稱在立政故後獨舉常事司牧人文王以常事惟聽于有司有司即常任也司牧惟聽于牧夫牧夫即常伯也之猶及也言惟有司及牧夫也

顧命說

古者王賜爵策命必于祖廟顧命者策命之大者也而

可不于廟乎入廟則不可凶服故王及卿士邦君皆麻冕然則其服何服也曰緇布十五升服也何以知其緇布也禮言冠而不言服則服如其冠矣麻冕則衣必緇布矣是元端服也元子之服也書曰王麻冕黼裳史名之也未受顧命猶臣子也是以元子服焉晉文公受襄王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晉侯端委以入顧命之子祖廟設陟王几筵而嗣子衣元端以入升降不由阼階夫亦猶是禮焉爾夫元端者元裳或雜裳可也是以卿士蟻裳而嗣子則不然而黼裳者其諸王太子之裳也與既于廟受顧命則當見諸祖故秉同以祭同者瓚也

言自是受乇鬯以守宗廟爲祭主矣王在喪之于宗廟固有越紼之祭矣然受顧命非薦時食也故不備禮無牲與尸祭者祼也周人尙臭祼用鬱鬯祭之重事也故三祼而祭已畢矣咤者聲也三咤者祝聲三噫歆以警神也經言太保保太史上宗與王嚌不言祝者祝先俟于室所以依神也祝在焉而告主人以神之饗不以祝以宗者異乎常祭而重其事也酢者亞祼也太保盥同以虛同授宗人使賓以其餘漑嚌有受福之意焉然後拜以復于王焉周禮亞祼以大宗伯而玆以太保者亦重其事也其御王冊命也于廟堂而祼也于室太保之酢

也于室而出與王拜也于堂前儒以受顧命爲在成王
路寢則說謬矣喪在殯奠而不祭且周人殯于西階之
上西序東嚮底席貝几之位赤刀大訓之陳殆無以容
矣陳其宗器廟中之禮也王在殯則東西房者婦人之
哭位也非所以陳宗物也而况嗣子大臣吉服于殯前
者固無是情乎知顧命爲受于祖廟則知麻冕之非過
矣抑是篇也非鎬京之事也周嘗會諸侯于東都蓋成
王方將會諸侯而疾作其時太子監國于鎬召之未至
成王以疾大漸不能待其至故恐弗獲誓言嗣乃召卿
士以下而命焉不然王疾太子將不脫齊元而養于左

右爲有顧命而不在側而王崩乃延之于南門之外者乎其時諸侯執壤奠者咸在而未及將召公使因受顧命之服以朝嗣王以卒成王之事昔者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阼而朝諸侯忠則盛矣然而兄弟且疑之以遘禍亂國亦危矣召公懲是又適值諸侯之咸在故亟朝以繫天下之心當時王崩而太子不在左右亦危事也故成王顧命曰宏濟于艱難然則召公必使亟朝乎諸侯也度時宜而爲禮之變也而史亦易先王在殯嗣子稱子之例而稱之曰王亦因其禮之變而名之也夫先君顧命而嗣子不在乎側諸侯來朝值國喪而因見

新王斯皆禮所未有而周人以義起孔子以爲變而不失乎正是以刪書而錄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天子在喪稱余小子而康王稱余一人釗以臨諸侯何也曰周之初未嘗以是爲天子稱也故周公曰能念予一人上文王其罔害則知下云余一人周公自謂非謂王也禮以漸而益詳成康以後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余一人爲天子之禮當康王之初曰予一人猶其曰予小子也劉明東云史記周本紀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作顧命此顧命在廟之明證

或曰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其見于殯也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今何以知麻冕顧命之非冕服也曰世子始生

之見哀而有慶焉禮主乎神者也故冕服顧命之受也不敢以喪服受命而已禮主乎生者也故端委而已且經于成王固云相被冕服與麻冕者異辭矣故知康王太保諸臣皆不冕服也或曰顧命之事予以爲在東都成王之東都六卿何以咸在而君陳之分正東郊成周者何以不見于茲也曰大會同六卿咸有事焉故畢從君陳之分正東郊成周書序所云不得而知其職矣然必非繼周公居成周之職序言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然則周公去洛居豐久矣安得如僞古文者以周公既沒而始命君陳以繼周公也周公始與召公爲二伯

分領陝東西諸侯及周公老而歸豐召公之職如故也而周公居洛之職以命畢公故太保率西方諸侯而畢公率東方諸侯以始見于康王二伯分陝而一在洛至重職也烏有非舊德不在六卿位者而居之顧命之紀六卿無君陳者而有畢公吾是以知君陳必非繼周公之職而顧命之必在洛也設其在鎬則畢公方居于洛而主東方無由同少保諸卿百尹御事之犇聚于鎬矣康王命作冊畢其書不可得見矣周公誅祿父徙頑民遷殷獻民于九畢而逸畢命有冊霍叔之事鄭康成嘗見之意者畢命爲殷民居九畢者作與故與霍叔事連

爲古文者以畢命爲始命畢公居洛以繼君陳噫當周公之去洛國有老臣重德不之用而以卑且幼者先焉則成王之治詩矣或曰子何以知諸侯非畿內諸侯也曰以經云東方西方庶邦侯甸男衞決之非畿內也且齊非畿內而齊侯呂伋在焉是以會同來者也曰子烏知呂伋非有職于王朝者耶曰惟其無職于王朝故太保使仲桓南宮毛傳命爰之若有職于王朝則太保召而命之可也

畢門者廟門之內門穀梁傳所謂祭門也王出應門而後入廟受顧命畢則諸侯先出廟而俟王出廟入應門

諸侯則從而入焉王之朝也固在路門應門之間然王位于路門近于應門遠今康王出在應門之內者不欲當先王之位其立近應門而遠路門也周惟于東都建國攻位備左宗廟之制故廟在應門之外韋元成引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斯固禮之正也然而鎬京地狹不可備制故文王之廟在豐周公告三王必爲壇墠焉作洛而後毖祀上下肇稱殷禮舉得其所古諸侯之建國多不能如禮必朝之東得建宗廟也其廟如漢制或立于城內或立于城外是以老聃告孔子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惟東都周公營建之如禮矣故顧命之事

必在洛也

呂刑說

呂刑者呂侯作是篇以命四方司政典獄有邦有土者也其首曰惟呂命既乃曰王曰猶周公曰王若曰例也惟呂侯命曰吾王享國百年年既及髦矣而不敢自怠猶大度作刑以詰四方其憂四方若此此呂侯善則稱君詞也下皆述王之語至末受王嘉師鑒于茲祥刑九字復是呂侯之辭言凡受王民者當奉王訓而已序曰呂命穆王訓夏作贖刑作呂刑言呂侯告命人以穆王欲訓諸夏作贖刑故呂侯作是書耳經師失其讀以呂

命爲句謂穆王作是篇以告呂侯與其通篇辭義既不相傳矣僞作古文者不悟其失乃于說命效之首曰惟說命而其篇內第高宗傅說相告辭耳其于文義何由可通此非所謂竊之不中者耶

呂侯金贖之法天下之至仁也蔡氏思未詳而非之是未知法之意也夫呂刑之贖者以其疑也無所疑于當法與無所疑于不當法與無所疑于適輕下服者皆曷嘗以金罰及之哉惟其疑也舍則懼縱有罪矣刑則懼戮可矜矣謂罪疑惟輕乎夫後世死罪減等則入流流減等則入徒此誠以疑而輕者也古用肉刑苟自死減

而宮自宮減而荆劓其輕者猶未甚輕也君子以爲是
非所以處疑罪也故金贖之法眞堯舜文武周公之用
心以備天下察獄有必不能盡得其情之安者而設此
以全民命其于漢張敞蕭望之所爭豈一類哉夫堯典
所云金作贖刑者固亦謂五刑也若鞭朴之刑其罪微
矣有疑不即釋而尚罰之于法不已苛乎史記索隱引
尚書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饌與鍰字
通然則吕侯蓋舉唐虞以來舊法以訓當世豈其苟造
也哉其刑章罰數之增損誠有不逮乎古者容有之矣
若用罰之意固即漢文除肉刑之意而善用之者故曰

金贖之法天下之至仁也

古今事勢異宜當唐虞之時蓋流宥與金贖參用之後王德薄法不行于四夷能投之罪人而流辟裔土乎故呂刑有金贖而不言流宥且其時去成康未遠民尚蒙授田于君貧富未至懸絕雖金贖千鍰得罪之家猶必可辦也後世則有千金之產者希矣苟如周法以鈞金束矢乃聽民獄訟及以金贖罪則貧民之屈者必不伸而疑罪必不獲赦矣至于郡縣四海則流罪易通反逾于周此古今之變也不得以是譏呂侯爲法之非也

極者中也屬于五極者五典五禮之中也夫苗之制刑

所以不當者以其不知德禮故不能差有辭之是非彼鰥寡不幸而入于苗之刑例而實非爲惡其辭固有可推原者是鰥寡有辭于苗也然苟非上有德之賢聖安能聽其辭而曲當其理也哉哲人之于刑也民之以辭來者辭或有情或無情或情之深淺不能悉達于辭其情萬變固有無疆之辭焉然而哲人聽之一以屬于五典五禮之道爲正則足以御其無疆矣此卽所謂德威德明而伯夷降典折民之刑雖萬世莫能易也此所以咸中有慶之道也此篇首尾義出一貫而蔡傳皆失之

賈菴評

皆人所封其地甚小孟子所云儉于百里也而淮夷徐戎大敵交至其勢危急故一國盡出禦之至兼有臣妾在軍女子應役則非特竭作而已當時蓋僅能禦之其後遂大啟其宇至方四百豈非亦有戒于是役也與

不啻如自其口出說

彥聖之所以爲彥聖者以其言出于口而知之也其道當從其謀當見用之從之惟恐不至如吾自出口之言然是乃其心好之者也苟明知其是而從之不勇是猶常人之常國者也至故違其言俾不達于事則又甚矣謀不出己而惡人之功小人往往而然蔡傳云心之所

好甚于口之所言及解達爲窮達之達似皆失之